

<<黑犬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黑犬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751952

10位ISBN编号：7532751953

出版时间：2010-12

出版时间：上海译文出版社

作者：(英)伊恩·麦克尤恩

页数：136

译者：郭国良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黑犬&gt;&gt;

## 前言

八岁那年，在一场车祸中，我失去了双亲，从那以后，我就对别人的父母格外在意。在青少年时代，我尤为如此，当时许多朋友纷纷丢弃自己的父母，而我形单影只，用别人用旧的东西，倒也活得十分自在。

左邻右舍，略显沮丧的为人父母者比比皆是，对至少有那么一位十七岁的青年愿意留在身边，来分享他们的玩笑、建议、菜肴甚至金钱，他们可是连高兴都来不及。

与此同时，我自己倒也算得上身为人父。

那时，我的姐姐琼和一个名叫哈珀的男人结婚没多久，而这场婚姻正濒临瓦解。

在这个不幸的家庭中，我所保护的對象和亲密伙伴就是我那三岁的外甥女莎莉，琼的独生女儿。

大公寓里——琼已经继承了一半遗产，我的那一半则由他人托管——这对夫妇的争吵与和解如潮汐般汹涌澎湃，此起彼伏，把可怜的小莎莉冲到一边。

自然而然地，我和这个被遗弃的孩子同病相怜，于是我们经常舒心地窝在一间俯瞰花园的大房间里，她玩玩具，我听唱片。

而每当公寓彼端的某处风云变色、使得我们不想抛头露面的时候，我们就躲进一间小厨房里。

对我来说，照顾她是件好事，它使我保持了文明的品性，并让我远离自身的烦恼。

直到二十年后，我才感到自己扎下根来，就像当年照顾莎莉时那样。

最令我享受的时光是在琼和哈珀离开公寓外出的时候，特别是在夏天，我会读故事给莎莉听，直到她悠然入睡，然后我就坐在靠着敞开的落地窗的大写字桌前，开始做我的家庭作业，迎面的窗外飘着树木散发的清香和车辆带起的尘埃。

那时，我正在埃尔金新月街上的比密西——一所喜欢自诩为“学院”的学校——念书，正在为高考苦读。

当我停下手中的作业，回头朝身后望去时，我看见，在光线逐渐黯淡下来的房间里，莎莉仰面睡着，被单和玩具熊都掀到了膝盖下面，四肢完全展开，一副纯洁无邪、毫不设防的可爱姿势。

在我眼里，这是她在自己那仁爱善良的小小世界中对我百分之百的信赖。

一股狂野而令人痛苦的保护欲望激励着我，令我一阵心痛，而且我确信正是出于这种欲望，我后来才会生了四个孩子。

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：在某种程度上，你一辈子都是孤儿身；照料孩子就是照料你自己的一种方式。

有时，出于愧疚或是与哈珀和解后余留的满心爱意，琼会突然闯进来，出现在我们面前。

她会抱莎莉到公寓里属于他们的那一边，柔声细语地逗她，拥抱她，给她做出种种毫无价值的承诺。

每当这时，一种失去归属的空虚感就会如黑夜般袭上我的心头。

我没有躲闪逃避，也没有像其他孩子们那样去靠电视排遣寂寞。

我会遁入茫茫夜色，沿着拉德布罗克·格罗夫大街，前往目前对我最为热情的那户人家。

二十五年过去了，当我重温往事时，在脑海里所浮现出来的，是那些用灰泥粉刷过的灰暗公寓，有些墙面已经斑驳脱落，有些却依然干净整洁，也许是在波伊斯广场吧。

接着，前门打开了，一道强烈的黄色灯光照亮了站在阴影中的那个面色白净、已经身高六英尺、脚下趿拉着那双切尔西球鞋的年轻人。

哦，晚上好，兰利夫人。

很抱歉来打扰您。

请问托比在吗？

托比多半正和他的一位女朋友混在一起，或者是和朋友们呆在酒吧里。

于是我连称抱歉，开始沿着门廊台阶往回走，这时，兰利夫人把我叫了回来。

“杰里米，你想不想进屋来坐坐？”

来吧，和我们这两个无聊的老东西喝上一杯。

我知道汤姆看见你会很高兴的。

## &lt;&lt;黑犬&gt;&gt;

”几下惯常的推却之后，这只六英尺高的布谷鸟还是进去了。

他被领着穿过大厅，走进一间汗牛充栋的巨大书房，房里还装饰着叙利亚式匕首，一张萨满教巫师使用的面具，以及一根亚马逊吹管，里边装有头上浸满箭毒的飞镖。

敞开的窗户旁，托比四十三岁的父亲正坐在台灯下，读着普鲁斯特或修昔底德或海涅的原作。

他微笑着站起身来，向我伸出手掌。

“杰里米！

见到你真高兴。

一起来杯兑水的苏格兰威士忌吧。

坐这儿来听听这个，告诉我你怎么想。

”他很热情地与我攀谈，找着与我的学科(法语，历史，英语，拉丁语)有关的话题。

他把书往前翻了几页，翻到了《在少女们身旁》中的一段令人叹为观止的回旋语句，而我呢，也同样希望能表现自己并被接受，便直面这一挑战。

他和蔼可亲，不时地给我做些纠正。

后来我们可能还谈论起了斯科特-蒙克里夫，而兰利夫人则会端着三明治和茶水走进来。

他们向我询问了莎莉的情况，也想知道在哈珀和琼，这对他们从未碰过面的夫妇之间，有什么最新的进展。

汤姆·兰利是位外交官，在外办工作。

他曾先后三次旅居国外，执行外交事务，回国后便常居白厅。

布兰达·兰利操持他们和美美的一家，还教授大键琴和钢琴课程。

就像比密西学院里我许多朋友的父母们一样，他们受过良好教育，生活充裕富足，在我这个收入中等、藏书全无的人看来，这简直是一种高雅理想的生活。

……照理来说，理性思维与感性领悟本就相互分离，在它们中间挑起对立并无道理，但这样讲却毫无作用。

伯纳德和琼向我阐述的理念往往水火不容，难以并存。

比如，伯纳德坚信，是人类的思想指引着人类生活的方向，而不是什么固有的天性或者宿命的缘故。

琼无法接受这一观点，在她看来，生命存在特定的目的，敞开自我去拥抱这一目的，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。

同时认可这两种观点是行不通的。

在我眼里，相信一切，不作出任何选择，就等同于什么也不信。

我不能确定，我们这处于千年之交的文明，是因过于崇尚信仰还是过于缺乏信仰而遭致诅咒，也不知道到底是像伯纳德和琼这样的人，还是像我这样的人才造成了祸端。

但是，假如我不宣告我坚信真爱可以改变人生，可以救赎人生，那就有违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。

我谨将这部回忆录献给我的妻子詹妮，还有我那仍被童年阴影所困扰的小外甥女莎莉，祝愿她也能找到这份真爱。

通过婚姻，我走进了一个分裂的家庭，这个家庭中的三个孩子出于自我保护，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自己的双亲。

而我与岳父母过于亲近、有些夺人所爱的做法，给詹妮和她的弟弟们带来了某些不悦，对此我深表歉意。

我曾有若干冒昧之举，其中最为冒昧的是将某些绝不该记载的交谈一一作了陈述。

然而，由于我对他人，甚至对我自己表明我“上岗”的机会少而又少，故而几多轻率冒昧之举在所难免，绝有必要。

我恳望琼的幽魂，还有伯纳德的幽魂——假如与他的一切信念相左，他个人意识的某些要素继续存在了下来——能够宽恕我。

<<黑犬>>

内容概要

麦克尤恩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，以一个少年的视角检视其养父母的婚姻，通过深挖养母讳莫如深的过去，深入探讨的是既创造爱又毁灭了爱的人类文明的困境。

## 作者简介

伊恩·麦克尤恩（1948- ），本科毕业于布莱顿的萨塞克斯大学，于东安吉利大学取得硕士学位。

从一九七四年开始，麦克尤恩在伦敦定居，次年发表的第一部中短篇集就得到了毛姆文学奖。此后他的创作生涯便与各类奖项的入围名单互相交织，其中《阿姆斯特丹》获布克奖，《时间的孩子》获惠特布莱德奖，《赎罪》获全美书评人大奖。

近年来，随着麦克尤恩在主流文学圈获得越来越高的评价，在图书市场上创造越来越可观的销售记录，他的名字，已经成为当今英语文坛上“奇迹”的同义词。

书籍目录

前言第一部 威尔特郡第二部 柏林第三部 马伊达内克，列 - 萨勒赛，圣莫里斯 - 纳瓦塞勒，1989年第四部 圣莫里斯 - 纳瓦塞勒，1946年译后记

## &lt;&lt;黑犬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琼·崔曼的床头柜上有一张镶着镜框的照片，这张照片放在那里，令琼回忆起年轻美貌时的自己，同时也提醒着她的访客，照片中那位漂亮姑娘的脸庞，不像她丈夫的那样，没人能看出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。

这张快照摄于1946年，是在他们结婚后的一两天里，也就是在去意大利和法国度蜜月的一周前拍摄的。

这对夫妇挽着胳膊，就在离大英博物馆入口不远的栏杆旁边。

或许这是他们的午饭休息时间，因为他们都在附近工作，而且直到距出发几天前，他们才最终获准离职休假。

他们斜倚着靠紧对方，看样子都格外惦记着不要被拍到相框外面去。

他们对着相机露出笑脸，透出发自内心的欢悦。

你不可能认错伯纳德。

他的样貌一直没变，六英尺三英寸高，手脚都非常粗壮，下巴大得有些可笑，但看上去却仍显得和蔼友善，还有那头仿军人样式的发型，使他那对茶壶柄状的耳朵显得更加滑稽有趣。

四十三年光阴只给他留下了可以预见的岁月痕迹，而且这些变化都只发生在边缘地带——头发稀疏了点，眉毛更浓了，皮肤也更粗糙了些——然而，这个令人惊讶的怪老头，从1946年到1989年（这一年他拜托我带他去柏林），在本质上始终还是同一个伯纳德，那个手脚笨拙、容光满面的大个子男人。

然而，琼的面容就如她的人生一般，偏离了预定的发展轨道，而且，当有人进入她的私密房间时，也几乎不可能从这帧快照里预见到她这张绽出满面慈祥、笑容欢迎的老脸。

照片里，二十五岁女子那美丽的圆脸蛋上浮现出快乐的微笑。

她趋于散开的烫发依然太紧，显得太拘谨，一点也不适合她。

春日的阳光照耀在她业已松散的发丝上。

她上身穿一件带高垫肩的短夹克衫，下面搭一条很相配的百褶裙——这种低调的奢华体现了战后的“新貌”服饰风格。

她穿的白衬衫带有V字形的宽松领口，领口朝下越来越窄，一直大胆地延伸到她的乳沟。

衬衫衣领翻在夹克衫外边，这让她看上去清新活泼，带着战时招贴画里的姑娘们那种英国玫瑰般娇艳新鲜的气质。

从1938年起，她就是阿默珊姆社会主义骑行俱乐部中的一员。

她用一只胳膊把手提包拢向自己，另一只胳膊挽着丈夫。

她依偎着他，头还没到他的肩膀高。

这张照片现在就挂在我们在朗格多克的家中的厨房里。

我经常独自一人端详它。

我的妻子詹妮，也就是琼的女儿，怀疑我本性难移，对我迷上了她的双亲感到生气。

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摆脱他们，而且她感到我的兴趣会将她拉回到父母身边，这一点没错。

我把脸靠近照片，试图瞻望未来的生活、未来的面孔，以及在那次非凡的勇猛表现后所产生的忠贞决意。

欢乐的微笑让她光滑的额头泛起了一道细小的皱纹，正好在她的眉心上方。

这道皱纹后来成了琼那张老脸上最明显的特征：从鼻梁上隆起，垂直地把她的额头分成了两半。

或许我只是在想象这微笑背后被隐藏在下巴褶皱里的艰辛，一种坚定的态度，观念的执着，一份对未来所抱有的科学的乐观。

就在拍这张照片的那天早上，琼和伯纳德刚刚到位于格拉顿大街的英国共产党总部所在地，在那里签了字，加入了党组织。

他们即将离开工作岗位，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对党的忠诚，而在整个战争期间，忠诚心已经发生动摇。

如今，党内对这场战争的定性依然没有统一结论——这到底是一次高尚正义、为自由解放而战的反



## &lt;&lt;黑犬&gt;&gt;

法西斯战争，还是一次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掠夺性侵略战争？

——这种动摇让许多党员产生了怀疑，一些人还退出了党，而就是在这个时候，琼和伯纳德毅然加入了进去。

除了希望建立一个理智、公正、没有战争和阶级压迫的世界之外，他们还觉得，作为党员他们就可以与青春、活力、智慧、勇敢作伴相依。

他们即将跨越英吉利海峡，奔赴混乱的北欧，虽然有人劝他们不要贸然前往，但他们仍执意要去尝试他们新的自由，无论那自由是指个人的还是地域上的。

从加莱出发，他们将一路南行，去享受地中海的春天。

那里的世界崭新而和平，法西斯主义已经无可辩驳地成了资本主义末日危机的明证，温和的革命即将开始，更何况他们年轻，新婚，而且相爱。

虽然颇为苦闷，伯纳德仍保留着党籍，直到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时，他才觉得自己已经把退党的事拖得太久了。

这种变心反映了一种众所周知的逻辑，代表了一段为整整一代人所共有的理想幻灭的历史。

而琼的党龄只有几个月，到她在蜜月途中经历的那次奠定本回忆录标题的遭遇为止。

那次遭遇给她带来了剧变，令她经历了一次心灵的转世重生，那副面孔就是证明。

一张圆脸蛋怎么会拉得如此之长？

或许不是基因，而是生活，使她微笑时额头上现出的小小皱纹深深扎根，长成了一棵大树，一直延伸到她的发际线上？

她自己的父母年老时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怪事。

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当她住在疗养院里的时候，她的脸和奥登老年时的面孔很像。

或许，多年来地中海的阳光使她的面孔粗糙变形，长期的隐居与思索令她的皮肤扩张，然后又重叠堆到了一起。

她的鼻子和下巴都随着脸部而拉长，然后仿佛又改变了主意，试图折回去，以弧线形式朝外生长。

在她休息的时候，她的脸如斧凿一般轮廓鲜明，表情抑郁阴沉，仿佛是一个雕像，一张萨满教巫师为抵御恶灵而雕刻的面具。

P3-7

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